

上海的老建筑里,无论是花园洋房、新式里弄还是石库门旧里,顶楼皆有老虎天窗,形制各异、气象万千。推窗出去眼前便是一屋顶的瓦片。夏日的傍晚,跨出窗槛,上下攀爬的时候,双手抓住的,是一块块温热的瓦片,也是一片片旧时的记忆。

那些在三层阁楼的老虎窗前看书写字的日子是让人记忆深刻的。白天树枝随风簌簌,仿佛整片天空都跟随着舞动的枝条摆动起来;夜晚月光洒下,瓦片泛亮,云彩在深得发黑的叶片之间穿梭来往。彼时的天空,少有摩天大楼,老虎窗虽小,却通向了想象中的世界万象、宇宙苍穹。躺在床上,满眼的斗转星移都在这个小小的方格子里轮番上演。

钻出老虎窗,反倒是一个隐秘的世界,看似完全在天光底下,毫无遮掩,但因为四周都是高度

相近的房屋,房顶上的情形并不容易被别人看到。夏日里更是如此,弄堂里植物繁茂,枝叶浓密,因此这方寸之地成了独处空间,屋顶世界的一切,如同瓦片的温度,鲜有人知,瓦片的温度又如丢不掉的记忆盒子,虽说也会沉寂冰凉,但只要经过太阳的一通照耀,很快便恢复了温热。

屋顶下的阁楼明亮宽敞,尖顶最高处超过两米,放置一张大床、一套桌椅、一个橱柜,还能余出不少空间。阁楼下是蜡地钢窗的正三楼,壁炉虽已封砌,但仍在原位。推开阳台窗门,对面是延庆路上一条弄堂的后院,院中大树参天,庇荫了前后三幢房宅,二楼是电影明星高博的居所,弄堂口的牛肉煎包滋味正宗。在这片区域还没有被“网



## 瓦片温热

贾赞

红化”的过去,这里整日宁静,少有喧嚣。

属于温热瓦片的记忆在这里交织,有些是自己的,有些是他人的。出了弄堂,右转就是三角花园,里头是田汉雕像。沪警会堂对过,是原来的94路终点站,到长风公园必坐的公交车,很多80后的童年回忆。东湖路、新乐路两条小马路在这里交汇,名噪一时的白斩鸡品牌,第一片店就开在这里。美术出版社,是许多小人书的诞生地,亦是多年前白胡子老爷爷丰子恺进进出出的地方。左转是华亭路,曾经的上海潮流尖峰,人气退去后,显露出来的洋房别墅、寂静弄堂,是近代上海城市风骨的精华沉淀。

附近的房子,大多有老虎天窗,想必也有很多人在不同的时候爬上老虎天窗,感受过瓦片

温热。每个在房顶上坐过的人,记忆都刻画在瓦片上,被阳光炙烤、被风雨洗刷,时日一长,瓦片上写满了属于城市的故事,就像瓦片发出的声音,时而清脆、时而低回,时而匆匆、时而悠悠。

最后一次爬老虎窗也是好些年前了,用望远镜看天上的星星,夏日入夜,瓦片温热。四周是灯光璀璨,把这片低矮的旧建筑包裹隐藏了起来,不同时代的上海印象,在这一刻融为一体。记忆会定格在过去,也会重现在当下,即便今天再上三层阁楼推开老虎天窗,所见的景象仍旧和过去没有半分区别。屋顶上的那一扇扇窗,如同相机的取景框,把时间凝固了起来。窗外依旧风声轻盈,慢慢将时间拂去,瓦片的温和和冰凉交替着,数十年光阴似乎没有带来一丝的改变,只有屋顶天沟里留下的厚厚落叶,一片片叠出出光阴的年轮。

老吴者,1943年生人,走路脚快;枣核脸,个不高,溜肩窄腰腹平,有点小一号黄晓明身材样,面也不似八旬之人,平滑光泽看上去似倒似六旬出头。何以如此,大概生性随和,爱动和乐于为善所致?

还是在六年前吧,单位一个叫老吴的退休领导,勾起一伙人去湖南。在虹桥站看着那伙人时,我手一扬:老吴。只见那伙人里,响两个应允声。只见鼻有点鹰钩的1943年老吴也站了起来。噢,他也姓吴。这就认识了。在湖南的十多天里,他一直跑前跑后或卡位,叫你别动,举起挎在胸前那台沉重的相机,咔嚓就是一记。后来才发现,留影的个个灿烂,他也笑得灿烂。他的摄影技术十分好。一聊才知,同行,他被四川日报聘为特约记者二三十年了,再聊,居然是1961年考入华师大中文系高材生,后来支内去了四川内江,再后来上世纪80年代初被挖进四川驻沪办。一说起川蜀,眉飞色舞第二故乡,“有机会会同啊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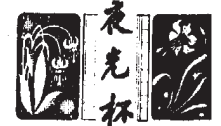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说,面相随心。他好像是个闲不住的人。这两年,他的摄影作品频频出现在老记协办的影展上,都是地气扑面,望着它们,脑子里就涌出他眯眼端相机跑前退后的样子,很张力的。倒不知他的这力何来。也是巧,去年居然在一档《炎黄春秋》上寻到了关联。那是上世纪50年代初,夏日暴雨,苏州河水倒灌,马路一片汪洋,家居山海关路育才中学对面延陵里的老吴,时年十来岁,和小伙伴正弄口攀水,忽听有人喊:西瓜西瓜。是隔壁瑞安里水果摊的西瓜被上涨的大水余起飘走了,年幼的老吴们,人人奋勇,蹬着没到小腿肚的水,硬是帮摊主把瓜抢了回来,且事后说什么也不要摊主的回报。一深究,老吴父母是医者,从小受教仁心为上。还是在这苏州河边,数年后,他和一个姓陈的中学挚友,诵咏保尔的名言互勉:人的一生效应当这样度过,不会因为碌碌无为、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会因为人卑劣、生活庸俗而愧疚。他的挚友后来去了军校,老吴则考入了华师大。多年后,他的同班同学作家王晓玉对他十分中肯地评价:谦逊有礼,性格温和,为人低调,不喜张扬。他从没有熄灭对文学的爱好和对艺术的追求,发表了许多散文和随笔,以及大量的新闻作品。他到哪儿都背着他的相机,摄下的画面数以万计,似乎不经意间,却充满了他对生活的、社会的、历史的和人生的思考与追逐。

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,1943年的老吴,于数年前一卷筛选精编的《道听途说》,录入了他以往七旬及七旬前行走后的关注与思悟。今天,八旬之年的老吴,天南海北,街巷熙攘,依然行走穿梭,记录生活。

这一日,忽然有了来电,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,我们不能忘了那些英烈先辈。他要领我们去一个地方,首选仍然在川蜀,他的第二故乡。他说那些先辈们,在遂宁,有个川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村,与当年川陕根据地有关联。老吴说,一起去看看。遂跟着走。那村,地理勘测,居然是位于四川盆地中的最中心点,即四川蓬溪县大石镇牛角沟村,历史上亦有名。放眼望去,盆地如一口巨大的平底铁锅,绿色的农作物漫山遍野,往锅沿毡一样铺开了去。阳光下,一片皆绿。远处的山岗,红军纪念塔高耸,蓝天白云,唯风的声,轻轻过。望老吴,静默亦无声,唯手中的相机,放下又端起。那是深深的念想,庄重得很。

前两周,随友人朱去拜望了一代中医宗师匡调元,已过六矣。亦是巧,老人家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病理学专业,学西医却分配至渝地一辈子研习中医,首开中医体质学说之先河,今近百岁之人声若洪钟走起有风,谓若要长寿健康久久,做到三不即可:不妄想,不乱吃,不乱作。乃有悟:健康有道,即脚踏实地,常存感恩心知足?

观老吴对比,遂书之。



整个采访过程,她一直在笑。笑容像绿荷一样清新,像炉火一样温暖,也像她的酒那样澄澈和热烈。

她叫李富。江湖人称二娘,李二娘。从未见过哪个女子像她这般爱笑,无论短视频里,还是现实生活中,好像从没遇到过烦心事。

其实,她的烦恼不少呢。她的三家“爱莲酒坊”都是自助的,游客扫码购物,现场无人监督,全凭自觉。采访第一站,就是去她的“爱莲酒坊”。站在门口等了老半天,门是敞开的,就是迟迟不见人来。打电话过去问,电话里传来爽朗的笑:“那里本来就没见人呀,都是自助的。”

对如此“超前”的销售方式还是感到吃惊。要是

有人不付钱,大摇大摆拿了就走,也是毫无办法的。事实上,她每天下班后去盘货、补货,总有些不如意事发生。她却笑嘻嘻地说:“村民们都帮我看着

## 从荷花、莲子到酒

草白

呢。反正这个村里的人绝不会这么做的。”或者,“你看现在好多了,越来越少了。毕竟贪小便宜的人还是不多的。”抑或,“就几瓶酒,多大的事啊,找个人看着,还不照样费工钱啊。”

她说既然决定“自助”,那就自助到底,不会为了这点损失而改变。对人,她是信任的。她愿意相信人。或许,这就是她的笑声如此爽朗、明亮的原因吧。

她是蜀人,小学一毕

业就踏上艰难求生路,做过餐饮业服务员、药品企业营销员等工作。2013年,桐庐环乡村招聘种荷花的人,她辞掉杭州的工作赶过去。“小时候受琼瑶小说影响太深了,想着有块地可以种种花,当个庄主,多浪漫啊!”李富笑着说。

她当然知道现实一点也不浪漫。暮春阴冷的水田里,她卷起裤腿,用脚丈量莲藕下种的距离;每天起早摸黑,跟在干活的工人后头,却比他们还耍卖力。但她天生喜欢土地,喜欢劳作,并没觉得这种日子有多苦。

真正让她烦恼的是,第一批莲蓬产出几万斤莲



小荷才露尖尖角 (剪纸) 孙平

子,迎来大丰收,却几乎无人问津。她想到做酒——莲子酒。为了学习酿酒技术,她辗转到建德、温州、临安等地,拜师学艺,前前后后跟了七八位老师。

酿酒需酒曲、原料和水。水是山泉水。而作为原料的莲子,糖和淀粉含量都较低,怎么成酒呢?至此,酒曲成了关键因素。曲为酒之骨之灵魂,它为发酵提供了最初级的微生物,是整个发酵的直接动力。有微生物学家认为“酒曲”可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媲美。

如何为莲子酒找到合适的酒曲,就像为奔驰的火车提供燃料和引擎,成了整个酿造过程的关键一环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李富在温州结识一位老妇。老妇属民间酿酒师,声名远播,所酿之酒口感、色泽俱佳。

“我想跟您学做酒。”初夏,古皖国潜山市源潭镇浸泡在高密度的栀子花香中。望沪尖下,栀子如人如虹。阔别三十年,应栀子花之约,我驱车从城东经由潜岳公路出岳西,顺着皖水注江的方向,经毛尖山、和平桥、板舍、糕水,再访源潭镇。众山依次退却,心弦一路微颤。

源潭又名源潭铺。以铺为名的地方,古时多是驿站。潜山旧有十一铺,源潭铺在潜山以东,旧时为其东乡。旧版《潜山县志》附有《东乡图》,源潭铺居东乡正中,与桐城和怀宁毗邻,系四县通衢要冲。

髭须尚且软黄时,我在安庆读书,出山或返乡,只有潜岳公路一条路,源潭是必经之地,也是山里与山外的判然分野。岳西到源潭,公路五十五公里,如今不过一个小时车程。当年道路坑洼,班车也残破,常因破胎、零件损坏或发动机故障,停在途中修理。一路上颠得气若游丝。车子拖着呛人的蓝烟,终于到

“不可能,附近那么多人想学,我从来没教过。”被师傅果断拒绝,她没放弃。合作伙伴退出,她默默承受下来。她疯狂地寻找、拜访酿酒师傅,带着

莲子,带着一颗诚挚之心,走南闯北。她跟五加皮老板学做莲子酒,两人一起研习、探讨。无数莲子被废,酸掉,坏掉,倒掉。心疼不已。最终,做酒曲的贵州师傅帮了她。那位温州老妇也成了她的贵人及忘年交。

终于,李富的莲子酒做成了。一百斤莲子能酿两斤酒。从莲藕种下到酒成,需要五年时间。“不成,发酵后闻一闻气味就知道了。”问她怎么就做到了呢,是不是要喝到嘴里才知道,她如此说道。

李富酿酒用的莲子是带皮的莲蓬,不去莲心,只去壳。人莲心苦,酿出的酒却是甜的。

据说,到源潭的人都会赞叹:源潭人确实有几把刷子!

源潭人到底有几把刷子?这个问题没有人真正答得上来,就像没人数得清源潭尖下到底有多少朵栀子花。

那天夕阳西下,身在栀子丛中,花香染人衣、扑人鼻、洗人肠,久之有微醺之感。栀,厄也,商周时代的青铜酒器。据说,栀子花落,结实如厄。又据说,栀子的鲜花可以酿酒,其色淡黄,口感馥郁。

以为当于月朗风畅之夜,与三五人着白衣、挟古琴、执酒后,坐在望沪尖的苍黑大石之上,品鉴这浩浩荡荡的栀子花海。花香浮浮,天籁萧萧,夜气清清,托人飞升月亮宫殿。琴张后举,萤火鸟鸣,花中人酣饮高歌,镇上远观者必赫然以为仙,以为鬼,以为巫,以为狐精,以为木魅妖孽。斯情斯境,快意何如之,可抵四十八年尘梦。



## 七夕会

施洋,班里男生,人静言辞,问急了有点口吃。新学期首篇习作《温暖的瞬间》,他这样写:“考试成绩不好,回家吃饭不香,妈妈好奇问,我拿试卷给她。妈妈细看,嘴唇一动,想要说,却又没说。过一会儿才说,有点粗心,没关系,下次努力。”评讲作文时,对“妈妈想要说,却又没说”,这一真实细节,我予以肯定,说施洋真的会写,又说真的细节,魅力无限,源自内心,不可多得。

不想,我这不经意点评,下一周,学生随笔有回音。学生李琪写回家坐火车,“半夜醒来,窗外照进灯光,如幻灯片,有质感。柔和光洒在脸上,安静得不像话,时间好像停止,整个世界仿佛只有我一人,整个人仿佛被抽空”。学生文可儿写她的姐姐,眼睛很美,仿佛装着星辰大海。学生潘佳颖,写朗诵比赛下舞台,飞速跑到卫生间,不停用水冲刷滚烫脸,后悔为何不做幻灯片,为何不配手动动作,为何声音不响点……

细读,感叹,想那平常事,学生真性情,真有“空山新雨”感。我一激动,学生随笔后,这样写批语:李琪写得太好了!老师仿佛跟你,随车回老家。文可儿,你姐眼睛装星辰大海,足见其心胸多宽广,太美了!潘佳颖,你滚烫小脸,老师仿佛触到,太真了!这样批语,赞美有之,更是真情流露,我不惜笔墨,一展喜悦之情。

讲评,发下随笔本,学生回我真情感。只见李琪眼里闪光;文可儿眯笑,文静像猫咪;平时多动的潘佳颖,托着下巴,静得像个小雕塑。其余同学若有所思,都想写点。蓦然间,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回响:学生写真,老师真评,

不就像那拨浪鼓,敲来悦耳有惊喜吗?就这样,学生找寻真细节,随笔书写真性情,我周周点评。每次讲评,学生翘首以待,我仿佛听到空山回音。最近,学生戚艾薇在随笔《我,被发现》里这样写:我渴望被发现,却又始终害怕被打上“爱出风头”的标签,我埋怨过等待的时间太长,便尝试踮起脚尖凝望,却始终隐没在迷雾中。如此,写尽自己渴望被发现矛盾心理,真实细腻。如此这番,学生把真情内核,放到生活原野,去生根发芽,最后长成。经年累月,学生问己问人,问社会、问自然,那么真的细节,参差披拂,随风飘荡,必然真切迷人,荡人心魄。

于讲台,老师就是一鼓手,真情敲来,会有倾情回音。千教万教教人求真,千学万学学做真人。教育本质是求真,学生习作也不例外,真情实感,乃作文之魂。不久前,课间办公室,与班主任林老师交谈,他说施洋腴腴,那次他回家访,见他依偎在妈妈身边,温驯得像小猫。当时我就心有一动,觉得其与众不同外相,必有其真善一面。果不其然,他的作文随笔,时有春风扑面之感。之后,他写我点,就带出全班习作的真情似海。

去年夏天,到壶口瀑布旅游,观赏当地“斗鼓”表演。一男一女,与其说斗鼓,不如说搏命。见他俩每一锤都忘情用力,听者无不肃然震撼。教了那么多年《安塞腰鼓》,只有站在黄土高坡,才鼓点万千之重,鼓声荡气回肠。回看自己,为师者,指点学生求真路,是否也这样狠命捶鼓,我是惭愧的。

如今,学生已然走上写真路,他们真的会写了吗?我不敢肯定。真的期盼自己,导引鼓点更骤紧,让真情美文,空山回音,那是何其壮美!

## 养育

## 空山回音

曹益君